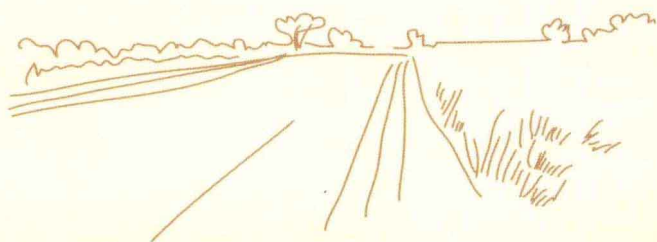


安静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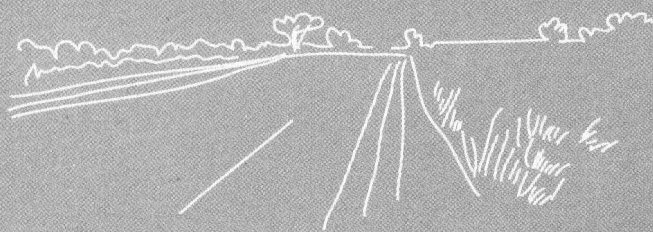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下一个 路口等你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安静 著



在下一个
路口等你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下一个路口等你 / 安静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1.4

ISBN 978-7-5306-5952-6

I. ①在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5370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262 千字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 定价:25.00 元

目 录

1

- 11月6日 花梦 诗歌 1
蓝色的蜻蜓 短篇小说 3

2

- 11月7日 风景 诗歌 19

3

- 11月8日 春天的菜泡饭 散文 23

4

- 11月9日 想念一个人 散文 27

5

- 11月10日 你还好吗 散文 32

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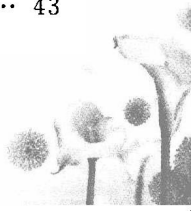
- 11月11日 生活 诗歌 36

7

- 11月12日 候人兮猗 散文 38

8

- 11月13日 我和爱情擦肩而过 诗歌 41
刺绣的女子 诗歌 43





9

- 11月17日 水波蛋 散文 47

10

- 11月18日 行走在消逝中 诗歌 50
就当是个梦吧 诗歌 53

11

- 11月30日 上部：我成了只有一只耳朵的狗 中篇小说 56
下部：寻找蓓蓓的“自由之路” 中篇小说 81

12

- 12月6日 消失的紫云英 诗歌 112

13

- 12月9日 115

14

- 12月15日 暖暖 散文 117

15

- 12月17日 绝美 散文 119

16

- 12月20日 在下一个路口等你 长篇小说 122

17

- 12月27日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散文 308

1

● 11月6日

花 梦 诗 歌

在我匆匆赶到的时候
你已离开
我能够听到你清脆的脚步声
踩踏着一撮撮期待清醒的泥土
甚至风
甚至初秋羞涩的阳光
他们都试图介入你的
旅程

◇

◇

◇

11
月
6
日





在
下
一
个
路
口
等
你

有谁会 在远方等待你们

我闻到你身体的清香

她们在此刻是无孔不入的

生命

成为旅人

成为孩童的一部分

成为一个季节最诱人约定的

理由

就像古老的水车

把美丽编织成回忆

有什么比回忆更惊心动魄？

我以为你会等我

等待有人梳理你的笑容

那年年盛开的牵挂

有谁能数得清楚

只有沉睡罢了

有什么比沉睡更真实？

或许

我们还会在同样的梦境中

相遇 牵手 同行

某日，和友人一起去了香林花雨，桂花早就凋谢，桂花树下是打牌嬉闹的游人，我看见附近农家门口齐齐摆放的桂花糖。幸亏有这首小诗，突然地就想起那天身上穿的绿色长袖体恤，女儿穿着同色的

衣服，小小的依偎在身边的模样。这张照片，放在先生办公桌上右角边上。

如果时间是可以重新来过的……

■ 1

看了多年前写的一个短篇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那些人和那些断线的回忆浮现在眼前。这是个孤独的夜晚，隔壁的狗也没有声音……

蓝色的蜻蜓 短篇小说

火车软卧包厢一共四个人。米的对面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。米记不清楚另外几个人的相貌，就像街头擦肩的行人，似乎熟悉又似乎遥远，相貌有些类似，只是生命旅程中隔得最远的那类。停留于视线的最外层，但是米记住了那个女人。她的眼睛流露着淡淡的忧伤，她不停地注视车窗外的风景，就是黑夜的时候，米发现她根本就没有合眼。米几次都试图和她说话，却都被她的眼神拒绝了。她的眼睛黑亮黑亮的。

你不觉得每个城市是如此的相似。

她突然悠悠地对米说话。

街道，房子，还有人。

她的声音低沉，富有磁性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

甚至风景。你走过很多城市，可依然会觉得你从来就没有远离。你找不到你要的风景，它们在很远的地方，也许你永远都找不到。

两天两夜的共处，米记住了这个女人。米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。



11
月
6
日





也许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或者你也是。

从南方的一个小城市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，米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。茂密的树林被荒芜的沙丘代替，黄土地上无声劳作的牲畜，矮矮的土房屋顶歪歪扭扭的天线。米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仿佛过去。她没法忘记过去，即使她现在正在远离。

寒冷的冬天妈妈的责罚。那个男人冰凉的手指。年轻的尸体。往事是无处不在的空气。

四年级的时候，她一个人在奶奶家。奶奶并不爱她。冰冷的雨天，米脸色蜡黄，撑一把蓝色的尼龙小伞。这是爸爸送给她的。她每天都会带在身边，她害怕孤单。老师同学把她推到教室外面，他们说她有传染病。她撑着爸爸送给她的蓝色的小尼龙伞，走在雨里。她多么害怕。头发冰凉。没有人会伸出手，温暖的手是另一个世界的梦想。

于是米努力地读书。这个言语稀少成绩优秀的女孩，被同龄的女伴拒绝着。她不会跳绳，不会踢毽子。她穿一件花布棉袄，坐在教室的台阶上。冬天的风吹得她脸上刺痛，她的身边是一群一群开心的孩子。他们有阳光一般的童年。米远离着爸爸。被贫穷折磨的妈妈总是愤怒。她远离着拥抱，温暖的拥抱，她梦中也会因为想念而泪流满面。

米一直向往着拥抱。被拥在温暖的怀里。闭上眼睛。她停止一切思维，世界的温暖都在拥抱里面，即使外边冰天雪地。她常常揪心地难受，那种渴望在她心里长出长长的枝条，刺得米心里阵阵作痛。包括婚姻。她草率的婚姻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。她要在一天一天漫长的折磨中来解救自己。当 14 岁的时候那只冰冷的手从她含苞的胸口滑过的时候，米知道自己的厌恶。她憎恨肉体。虽然她渴望拥抱，但她对身体自然排斥，她的快感来自对自己的惩罚。她深深地感受得到初潮那天母亲厌恶的神情，也许是对女性的一种蔑视，当然包括母亲自己，她愤怒着因为自己是个女人。米对自身的反感一天比一天强烈。她害怕小孩，确切地说是害怕生小孩。怕生女孩，怕女人

同样的命运继续延续。于是，米一次又一次地流产。她感受着冰冷的仪器在她的身体里不停地搅动，肉体的分离。痛苦并快乐。创造着又毁灭着。

米脸色苍白。

也许凡是爱着她的，任米自由发展。任米不要小孩，任米一次又一次地流产，任米整夜整夜失眠，任米大把大把吃药。凡娶了她，然后束之高阁。米的心头积了一层又一层灰尘。凡常常彻夜不归。然后在接近凌晨的时候要她。她的身体在曙光中慢慢疲惫慢慢枯萎。但是凡的胸口有一种好闻的味道。像外婆的茉莉花，它们轻轻地开放。凡说嫁给我，米点点头。那个冬天特别寒冷。米蜷缩在凡的怀里，仿佛冬眠的蛇。

火车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城市，在一个又一个的车站停留。有时白天，有时黑夜。一张一张陌生的脸孔，在生活中奔波的脸孔，仿佛机器，带着一个一个面具，疲惫而没有思想。很少停留，和时间一起奔波。米和轰隆的火车一起奔向远方，那个陌生而又神秘的城市向她温柔地微笑，和他一起，宋，温柔地微笑，张开温暖的怀抱。他高高瘦瘦，戴一副眼镜。细长的手指，从她黑亮的头发上轻轻地滑落。他是个成功的商人。米喜欢坐在他的车里，闭上眼睛，呼吸中是一种暖暖的香味，车上特有的气味令米眩晕。他总是朝她温柔地微笑，就像她的父亲。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的咖啡厅里。米和小洁一起，小洁迷恋着这个男人。小洁皮肤白皙，卷曲的头发，前额高而光洁，总是化很浓的妆。眉毛画得极细，喜欢涂深色的唇膏。她说宋有个20岁的儿子，和他妈妈一起在美国。她说起宋的时候连声音都会颤动。小洁经营着一家酒店，规模不大，但是生意不错。很多男人追她。她独独喜欢宋。若即若离，似有似无。小洁沉迷在这样的感觉之中。米看到宋走过来，温和地微笑。她心底的温暖渐渐释放。

米有时会奇怪地想，为什么自己和截然不同的小洁会成为朋友，而且自己会喜欢小洁喜欢的那种男人，可见人的感觉是非常可怕的东西，它牵着你的手，不知道究竟会带你去哪里。仿佛每一个过去的

◇
◇
◇

11
月
6
日



夏夜，米仰望天空，看见闪动的星星，它们带走米视线，空荡荡的，然后黑暗把米覆盖，也许是出生之前的状态。

远处是孩子们的笑声。

或者根本不是喜欢。只是向往。

宋送她们出来，外面是暖暖的阳光，米下意识地用手遮挡了一下。宋伸手轻轻地扶了她的肩膀。第一次坐宋的车。安全而舒服。米踏实地想睡觉。是沙宝亮的歌声，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。米的花朵早就远离，忘记了曾经残留的香味。她是一株散漫的小草，在空旷的原野随意生长，和香味无关。突然浮现凡的样子，遥远而不真实。那茉莉花般熟悉的味道渐渐远去。

宋说带米去草原，去格格塔拉。

米从火车上下来时，双腿有些麻木。肿胀的滋味让米觉得难受，眼前是飘忽的车站，人来人往。呼和浩特的夜来得迟些，在阳光的余晖里米看见远远的笑容。宋张开臂膀。米泪流满面。

陌生的城市让米变得快乐。她有些记不清楚她的家。她突然忘记凡的脸，仿佛一片模糊的树叶，在遥远的南方小城静静地坠落。无声无息。她挽住宋的胳膊，背后是呼和浩特的落日，他们朝那辆黑亮的轿车走去。米几乎整个人都倾倒他的身上，米累极了。她想在异乡好好地睡一觉。旁边是宋温暖的拥抱。米心里安静极了。爸爸的胡须轻轻地抚过她的脸，米闻到爸爸皮包里苹果的香味。时间已经停止，米拉着爸爸的手走过开满茶花的丘陵。她看到蒲公英四处飞散，一个一个零落的灵魂找到了温暖的家。

米没有失眠。

格格塔拉草原发白的阳光靠近米，米有霎那窒息的感觉。草原的风肆无忌惮，米的皮肤被慢慢撕裂。米听到肌肤断裂的声音，她在隐隐的痛楚中感受快乐。

天是圆的。从这里到远处，米突然找不到自己。在草原，人会变得十分奇怪，渺小得有些压抑，无法呐喊。仿佛蝼蚁，毫无战斗力。宋的脸在远处变得可笑，很陌生。有一朵云飘过来，米想伸手抓住。

它，却发现自己没有丝毫力气。

只有蒙古包适合草原。还有皮肤黝黑粗糙的蒙古人。他们的颧骨映着太阳的影子，他们是接近太阳的。

突然下起冰雹，这种南方罕见的天气让米有些不知所措。拳头大的冰雹砸在蒙古包上，有些落在厚重的羊毛垫子上。米好奇地望着这一切，仿佛是一只草原上蓝色的小蜻蜓，默默而无助。仿佛自己也只是一种风景，索然的滋味让米恐慌，她抓住宋的手，拣拾着零碎的感觉，她突然害怕自己会失去存在的勇气，失去爱人的滋味，失去甜蜜和痛楚，一片荒凉。南方遥远的小城，无数的笑容和脚印，似乎在梦境。冰雹四处散落。

当米看到宋微笑着走来的时候，她就知道，宋的笑容并不是属于自己的。那种笑容属于很多人。小洁或者别的女人。除了一点，宋不会带别的女人来格根塔拉，这就是米和别人的区别。米是知道的。不过，米并不在乎这些，米早就忘记爱的滋味，她只是需要温暖，需要一种拥抱，需要闭上眼睛闻到古老的香味，仿佛正穿过长满青苔的小巷，轻轻叩响外婆的房门。

想起火车上那个美丽的女人，她是米唯一的收获。

小洁决定把酒店关掉。

醒来的时候，小洁在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女人。光秃秃的眉毛，颧骨上密密麻麻的雀斑，因为过多的饮酒，她的眼圈发黑。她突然有些厌倦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，仿佛孤独的飞鸟，不知道究竟为什么飞翔。远离故乡，在遥远的南方小城，小洁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突然觉着快乐，因为很久没有流泪，小洁有一种畅快的痛苦。仿佛初恋的梦境，不愿醒来。眼泪很快止住，并且已然忘记痛哭的理由。小洁是流动的风儿，只有现在，没有过去和未来。

窗外的阳台上长满爬墙虎，它们在早上九点的阳光里静静地呼吸。

把酒店关掉的决定是在米和宋远赴内蒙古的时候。

◇
◇
◇

11
月
6
日





小洁从来都不会想到宋会和米一起去内蒙古。那个女人可以是其它任何人,那样都不足以伤到小洁,可那人偏偏是米,这确实伤到了小洁,即便小洁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。

宋是小洁的所有男友中最吸引小洁的。小洁和他在一起,从来不会考虑到将来,她尽情地享受,虽然是和许多女人共同享受,小洁没有任何想法,如果不是米,这种状态会维持许久。

小洁恨死了米。

小洁的生命中只有现在时,虽然她偶尔也会想起过去,就像揭开一层层严实的伤膏,底下是布满鲜血的皮肤,还没有长成肌肤,在潮湿的空气中渗出汁液。

小洁有时也会抽根香烟,在皮肤上烫出个疤,这种自虐的感觉是小洁不久前刚学来的。米给小洁带来本书,安尼宝贝的,米爱得不行。小洁并不喜欢。不过她记住了里边的女主人公喜欢自虐,喜欢在痛苦中感受。小洁不会去思考这些,小洁的思维和思考是无关的。不过,小洁发现用烟头烫皮肤的感觉确实不错。小洁没有深层次的痛苦,也没有深层次的快乐,小洁只是喜欢这种姿势,喜欢这种姿势带来的瞬间的痛。

仿佛过去。那些被疼痛纠结的往事。

十八岁的时候,小洁以为自己会是翔的妻子。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年。她以为他们会举行婚礼。用南方小城特有的方式。幸福的喷呐和鲜红的旗袍。期间,小洁去医院流产三次。每次,她都是独自上的医院,每次回来,翔都会深深地拥抱她,对她说对不起。小洁的疼痛烟消云散。直到有一天,医生告诉小洁,由于流产后过早过性生活,小洁的妇科炎症已经非常严重,双侧输卵管已经堵塞。小洁荒废了自己的身体,她用自己爱情的方式惩罚了自己。小洁第一次为自己流出了眼泪。她突然记起妈妈的忠告。那个天堂的灵魂该有怎样的不安。

妈妈在街头倒下去。浑身鲜血。一次平常不过的车祸。父亲和别的女人在遥远的城市。

也许妈妈应该这样离开，小洁已经无法忍受妈妈那种无言的忧愁，黑暗的枯井，没有光明，她继续的生命早已失去价值。

翔是上海人。小洁这辈子都会看不起上海人。

翔独居的母亲看不得小洁，说小洁前额太高，福气不好，说小洁瘦瘦弱弱养不得小孩。她是把儿子当成私物的母亲。偏偏翔甘于这种角色。

翔叫小洁把腕上的手镯褪下来。

那是只碧绿的手镯。翔曾经送给小洁当作定情的礼物。现在却寒得小洁簌簌发抖。

小洁远走他乡。小洁把婚礼藏了起来。

小洁有一个隐藏的婚礼。男主人公是一张模糊的脸。永远都不会清晰的脸，连同记忆，小洁打成包，藏了起来。

小洁是个皮肤白皙头发卷曲喜欢把眉毛画得细细的女孩，她化很浓的妆，总是涂深色的唇膏。她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店，有许多追求的男人，她喜欢宋，迷恋于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。

现在的小洁，她是不会飞翔也不愿飞翔的小鸟。她的翅膀在遥远的故乡，被粘在母亲未干的血液上。

她简单地失落，简单地快乐，简单地享受。

米的生命中有两个最爱的男人，父亲和她的双胞胎弟弟。父亲长年不在身边，早年的父亲是个篾匠。潮湿和长期蹲着的姿势让父亲有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。米看着一根根银针刺在父亲的手腕关节上，膝盖关节上。心里痛得流血。

这几天，米常常在一个相同的梦境中醒来。弟弟浑身鲜血，伸出手，试图抓住米，无助的眼神。米泪流满面。

十四岁的弟弟长得比父亲高大。他沉默寡言。脸上长满青春痘。弟弟早早就辍学在家，每天早出晚归。米不知道弟弟在干些什么。米成绩优秀。米常常看到母亲唉声叹气。

直到有一天，弟弟被人用刀砍死在铁轨上。

米坐在铁轨边的台阶上，看着弟弟的灵魂逐渐远离。年轻的弟

◇
◇
◇

11
月
6
日



弟消失在远方。火车轰隆而过，黑夜已经降临。一只男人的冰凉的手抚摩米的含苞的胸口。米看见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一阵疼痛让米失去了知觉。

米奇怪于自己的坚强。

十四岁的女孩继续努力着自己的学业。大学毕业之后，米从事着一份在别人眼中非常不错的工作。

有些事情，米藏在心里。米无法忘记火车刺眼的亮光，那震撼的声音每一次都会让米从睡梦中惊醒。那双充满留恋的无助的眼睛。那耀眼的鲜血。

米渴望拥抱，温暖的拥抱。因为向往，米常常流泪。

母亲的头发全白了。她原来脾气暴躁，现在连发脾气的欲望都没有了。

父亲脸上满是皱纹。

米压抑得难受。

米常常想起外婆。那只温暖的手。那些童年的歌谣。那张微笑的脸。

米总是跟在他的后面，帮他提着篮子，或者拿着竹篓。他们有时去他父亲的渔场，有时在河边抓螃蟹。

他们总是会路过长满芦苇的田野。他拉住米的手，叫米不要害怕。那个童年时代给我无限记忆的男孩。

有些温暖，仿佛从未有过。如此遥远。只是在满是鲜血的梦中，总有一些白色的芦花轻轻飘摇。

米回来以后，好久没去看宋。有些感觉消失很快，想起宋赤裸着的样子，米有时会突然觉得特别恶心。那种初始见面的温暖和心动就像遥远的风筝，变得如此的不真实。

凡一如既往。

米去看过几次小洁。小洁又和宋在继续交往了。她继续把米当成了自己的女友。

米发现自己对小洁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看见小洁疲惫的笑

容，米心中升起些微温暖。

米觉得小洁很美。她很想去拥抱她。这种感觉让米觉得恐慌。她竭力回味凡茉莉花般的香味和宋温暖的拥抱。可是仿佛水中漂荡的浮萍，冷冰冰没有一点生机。米心里有些渴望。

有一天，她们一起洗澡。米拥抱住小洁。小洁没有拒绝。米抚摩小洁洁白光滑的肌肤，像丝绸一样的感觉。米很激动。小洁的身体丰满柔软。米不停地吮吸，快乐得眼泪哗哗得流了下来。小洁被这种新鲜的感觉刺激得满面通红。她们有瞬间的迷醉。两个寂寞的灵魂。

也许可以有爱。

米无法解释，事后，米不停地告诉自己，这是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。她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一遍一遍地冲洗自己。米望着镜子中那个美丽的身体，她像一朵花一般地绽放着，也许是梦中时常见到的芦花，默默地飘摇。她用长长的头发掩盖住自己的脸，她有些不愿见到自己。米不认识自己了。

那个穿着花布棉袄的女孩，那个孤独地望着天空发呆的女孩，那个在雨天一次次淋湿自己的女孩。一切都会消失，甚至因向往而哭泣的眼泪，写着过去的眼泪，都消失了。无处找寻。

阳光穿透灰尘，在寂静的时间里张望。

照常上班。没有人会发现米，米是个无色的女人。她不化妆，素面朝天。米总是隐藏着自己。没有人会发现米。米安全地享受痛苦。米的痛苦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仿佛空气。米很难想象，如果没有了痛苦，米将如何生存。米是为感受痛苦而来到这个世界的，米相信这点。

生命中只有痛苦是最真实的。

冬天的街头，米独自漫步。仿佛听到鸟的叫声，这种最渴望沟通的动物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交流，米有加入的渴望。远处，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被后面驶过的车子带了一下，仰面倒在地上。她默然地望着天空，一大群人围在她的身边。她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，可是她

◇
◇
◇

11
月
6
日





就是躺在地上，对别人的呼唤充耳不闻。天空是灰蒙蒙的。米听到人群中传来笑声。一切都是风景。

米突然想念小洁。有一种见到她的冲动。

小洁不在酒店。服务员说是一位姓宋的老板接走了小洁。

米心里酸溜溜的。从未有过的感觉。

难道会有爱？难道会有这样的恋爱？恋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滋味？和凡不是爱，和宋也不是爱，难道和小洁的会是爱？究竟有没有爱？如果有，它在哪里？

米心里空旷极了，她回到家里。凡不在。米喝了一瓶又一瓶的酒。然后用手指抠自己的喉咙，一遍又一遍地吐。畅通无阻，米仿佛在黑暗的原野奔驰。四周一片寂静。米在极度的快速奔驰中失去知觉。窗外灯火通明。

米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，远处是灰蒙蒙的天空，低低地飞着几只鸟儿。冬天掩盖着一切。米喜欢冬天，喜欢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喜欢呼吸的时候看到白色的水汽，喜欢捂一个热水袋感受温暖。

办公室的暖气包围了米。米苍白的脸上有些微的红晕。

米是个无色的女人。谁也不会注意到米。她就像墙角的小草，在自己的季节里感受枯荣。她的存在只是空间的一个位置，随时可以消失。那个冰冷的雨天，她撑着爸爸从杭州买来给她的蓝色的尼龙伞，走在教室外面，在黑暗的铁轨边缘，火车震耳的轰隆声里，那只冰冷的手。

米的存在只为寻找一种温暖。

可是米却喜欢冬天。

她向往温暖，不断地因为念想而流泪。米以为生命的意义有许多种，而留给她的就是感受。一切冰冷，孤独，失落以及寻找。冥冥之中，尽有安排，米无法改变。从母亲的第一声责骂开始，米知道，自己无法改变。

但也许不是痛苦。痛苦其实是最浅层次的东西。